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趙氏春秋集傳卷六七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集傳卷六

元 趙汸 輯

僖公下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執君不名此其名何孫明復曰遂失國也名者諸侯之終事也閔其失國故名以詳之滕子嬰齊戎蠻子赤皆失國者也其月異其事也執而遂失國不月戎

也據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宋襄公欲求伯也以有徵者與盟故日據隱八凡屋不日

鄫子會盟于邾

公羊傳曰其言會盟何後會也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諸侯卒則名雖誘而殺之名蔡侯般此殺矣其不名何

也諸侯不相名卒以名赴則名之其以名卒者必以

名赴也小國之君不卒則亦不名也故邾人戕鄫子不名公羊傳曰惡乎用之用之社也何休氏曰不言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重矣穀梁傳曰人因已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據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不日陳氏傳曰宋公使邾子用鄫子春秋舍宋而書邾以為皆國君也可以不受命矣而禀命於宋則邾為戎首杜元凱曰不書宋公使者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托於他命也左氏傳曰宋公使邾文公用

鄫子于次睢之社司馬子魚曰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昬之鬼將以求伯不亦難乎得死為幸矣

秋宋人圍曹

陳氏傳曰宋公欲合諸侯而亟脩怨於曹諸夏之圍國自此始

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楚初與諸夏盟也不言會之者內微者也稱人外微者也於是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而陳人蔡人實先楚則非微者也曷為稱之同微者惡其不量已彼而進夷狄以瀆齊盟卒為中國之患故奪其恒稱以示義也不月略其事也中國與夷狄盟不月據僖二十年于邢二十一年鹿上宣十一年辰陵之類雖吾會之不月據此必吾君大夫在焉而後日重內也據僖二十一年盟于薄二十七

年盟于宋襄二十七年盟于宋

梁亡

其言梁亡何不由赴告之辭也不由赴告則何以書叔鞅歸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王室亂於是乎書魯人會盟四國大夫于齊聞梁之亡也歸而言之梁亡於是乎書尊王室而録小國則亂亡有不由赴告而書者矣然則孰亡之秦亡之曷為不言秦亡之梁近秦而遠於中國無為以滅亡告諸侯者於是書之不

由赴告則不言其亡之者避不敏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穀梁傳曰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杜元凱曰魯城南門也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劉侍讀曰新其舊而書新作是必有僭制焉二百四十二年興作多矣不必書也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新宮災大室屋壞不能不修而春秋不書修之得其時制故不書也雉門及兩觀

災記新作焉然則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也南門之僭自僖公始故曰新作

夏郜子来朝

五月乙巳西宫災

鄭人入滑

不月有以来之也左氏傳曰滑人叛鄭而服於衛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陳氏傳曰此鄭公子士洩也不書大夫將恒稱人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外特相盟不書與狄盟何以書中國無伯要荒相亂也左氏傳曰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

冬楚人伐隨

此鬬穀於菟也不書楚大夫將恒稱人也隨自是絀於楚不復通於諸侯矣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齊地

二國大夫罔為稱人以宋人求諸侯於楚而卒見詐焉以及於難故奪其恒稱也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盂宋地

楚稱爵而序于陳蔡之上初以諸侯之禮接也昔者成王舉熊繹以子男田于荆山盟于岐陽也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而不與盟是周室之不成子也於是長於陳蔡之君則罔為稱子四夷大者曰子周

之制也史惡其蠻夷僭竊不可通於諸侯則假周爵以稱之故吴亦曰子 據吴太伯本非子男外傳命圭曰吴公 春秋於侵伐旣人之以示義則盟會從其恒稱以見實也

執宋公以伐宋

公羊傳曰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陳氏傳曰凡執恒稱人執之於伐則伐稱君執稱人於會則會稱君執稱人雖大夫也則亦會稱大夫執稱人此楚子執宋公則曷為不

再言楚人不以夷狄執諸夏之辭也是故執宋公不再言楚人執齊封亦不申言楚人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君使大夫何以稱人獻捷君禮也楚未書君將則雖來獻捷人之以其伐宋也陳氏傳曰孟會稱子矣獻捷于魯何以稱人孟會不稱子無以見楚宋之争長獻捷于魯不人之則是遂予楚也自是至椒之聘而

後有君大夫穀梁傳曰揵君得也其不曰宋揵何也不與楚揵於宋也胡侍講曰諸侯從楚伐宋魯獨不與故来獻揵以威魯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諸侯不序前目後凡也其日以公與盟也凡夷狄之盟不月據僖二十三十二狄宣十一辰陵 惟吾君大夫特與之盟則日隐二文八戎 此其日之何以兵加中國而公會之盟故日以殊之後見二十七宋成二年蜀 穀梁傳曰外釋不志此其志

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此滅矣曷為不言滅凡滅國有取而有之者則不書滅以存亡繼絶之義責歸於取之者也故須句不書邾滅向不書莒滅惡其為滅國者受惡而始滅之者不復書也是經之變例也於是取須句反其君則書取何屬之以為附庸也陳氏傳曰春秋嚴義利之辨茍以為利一以取書之是故雖邾人滅須句須句子

來奔伐邾取須句反其君書取須句雖莒著丘公立

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書取鄫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以鄭伯如楚故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此公及之戰也曷為不言公蒙上文也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禦之及邾人戰于升陘我師敗績故蒙伐邾取須句之文不言公見公以須句戰也不言師敗績為公

諱也記曰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是兩敗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人伐宋以救鄭則何以不言伐外言戰不言伐也例在十五年穀梁傳曰日事遇朔曰朔陳氏傳曰楚嘗有君矣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楚君將猶稱人也汪仲裕曰宋公身傷而不言言宋公敗績據鄢陵言楚子敗績為中國諱也張主一曰惡以楚人敗中國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緍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邑何也以罪齊也齊孝公賴宋襄之力以得國當宋楚有事不能報施救患反乘其敗而伐之所謂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故伐國圍邑悉書之以見其罪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秋楚人伐陳

陳氏傳曰此成得臣也不書楚大夫將猶人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內王都也（據昭二十六敬王書入于成周）邑為言居而不言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禮天子適諸侯諸侯避正寢納管鑰而館於廟天子無容禮莫敢于主焉故不言奔而言居也葉少蘊曰天子以畿內

為國諸侯以封内為國諸侯不以其道去其封内曰出奔天子不以其道去其畿内曰出居子帶之亂方其奔齊也或放焉或封焉親愛之而勿殺可矣古人有行之者舜也而王不能反名之使得終其惡及其以狄伐周則罪在可殺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也而王不能反避之使得奪其位若襄王者可謂失其度矣則亦何以王天下哉陳氏傳曰王出不書為尊者諱也據莊二十三年惠王處櫟定六年敬王處姑猶其言出居于鄭何以為

無足諱焉耳子頹之難惠王未有過也鄭虢圖之執
燕仲父殺子頹踰年而復辟故諱之也襄王以狄伐
鄭富辰諫弗聽又德狄以狄女為后諫弗聽子帶以
狄師攻王王禦士將禦之又弗聽於是適鄭書曰天
王出居于鄭雖然猶未書入也春秋善復正言入未
足以言復正也襄王書出已矣而書王必如是而後
可以言復正也

晉侯夷吾卒

不月來赴後也晉侯卒以前年九月文公定位而後來告故即告時書之春秋重喪紀雖後猶書之也

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燬之名何也絶之也曷為絶之不正其以同姓而滅吾宗之國也邢與衛同出文王為同姓而魯與邢同出周公為同宗於是衛人滅邢而魯不能救疾其滅吾同太祖之國以顧懷周公故絶之也其日甚之也據滅國不日

黄先生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既

封伯禽於魯又封其支子六人凡蔣邢茅胙祭是也至春秋時多為大國所併令邢又為衛滅矣邢與魯同出周公衛既忍滅周公之後魯不能為之請於天子請於大國請於衛以復存其社稷故書曰衛侯燬滅邢雖罪衛侯而繫於魯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来逆婦

穀梁傳曰宋蕩伯姬来逆婦非正也其曰婦何也緣

姑言之之辭也劉侍讀曰書來逆公自主之也伯姬

嫁不見于經蓋内女雖親體不敵不書于策所以尊

君也今僖公以愛易典下主大夫之昏是卑朝廷而

慢宗廟非禮也張主一曰姑自逆婦公不使大夫主

之皆非禮也

宋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外納不書茍宜納雖伐不書此奔君也則其書圍陳

以納之何以諸侯大夫不字小而後夷狄得假存亡之義以間中國也楚成得臣之伐闕陳也取焦夷城頓而還至是而納頓子則頓子之失國陳為之也陳氏傳曰出罪也納之者亦罪也則書之據北燕伯疑衛世子蒯聵出非其罪納之者罪也則但書納齊桓公卒楚始與諸夏盟于齊盟于鹿上執宋公納頓子侈然欲廢置諸侯矣春秋之所懼也王彥光曰頓子不名以諸侯不得相名也故北燕伯亦不名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魯地

中國無伯參盟復見也穀梁傳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

其侵曰人其追曰師侵言將追言衆也孫明復曰不可言公追齊人也穀梁傳曰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

之追之非正也至鄐急辭也杜元凱曰鄐齊地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春秋君將稱君有二伯主將而稱君者與之以專征而討罪諸侯將而稱君者詳其自將以見實二者文同而義異故雖外侵伐我皆從其恒稱此齊侯也則其稱人何以魯人乞師楚人以伐中國故略言之也魯人常會盟于齊矣於是外附楚而内與衛莒爲參盟以擯齊則齊豈無辭乎齊侯方以展喜之言退師

而公子遂已乞師于楚故齊侯略稱人爲公以楚師伐齊言故而已

衛人伐齊

左氏傳曰洮之盟故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陳氏傳曰乞師不書據成二年臧宣叔如晉乞師乞諸夷狄然後書外乞師不書必盟主也而後書乞甲辭也乞諸夷狄然後書志中國之詘於夷狄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滅國何以不月略夷狄也夷狄滅中國以其君歸日此以其君歸矣則略之何也以其自相滅也王者不治夷狄必干中國也而後不可以不治故夷狄滅中國以其君歸則日苟自相滅也春秋奚治焉是故滅國以其君歸恒名之於是夔子不名略之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宋即晉也吳先生曰宋成公忘其父之仇與楚平而

往朝之二十四年令而即晉庶幾能從義者矣故圍邑不書而楚人伐其國圍其邑悉書之以見荆蠻之强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

公伐國不致此何以致為其用夷狄之師以伐中國故致之也齊桓公合諸侯以攘夷狄一匡天下桓公卒楚執宋公以伐宋敗宋于泓及宋平而宋不附伐陳圍陳納頓子而陳不從中國雖無伯而召陵之威

烈未泯也魯人乃乞楚師以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于穀楚申公叔侯戍之以逼齊則東諸侯鮮不折而入於楚者是夷夏之大變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来朝

杞伯何以稱子左氏傳曰公卑杞杞不共也襄公之世杞子来盟傳曰賤之也杞侯自貶以朝大國則曰伯魯人卑之則又曰子春秋從史文而魯惡見矣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內入國不日據無駭帥師入極入杞必公將而後日此大夫也

則其日何甚之也杞桓公来朝公卑之以子男禮見使公

子遂帥師入杞責無禮焉僖公重小國之幣而薄姑

姊妹之恩故日以甚之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魯君將猶稱人也楚從陳蔡鄭

許之君以圍宋而序諸侯之上則曷為但人之正其猾夏之罪也楚強甚矣雖桓公盛時楚猶未嘗一日而忘諸夏桓公卒楚得衛得曹得魯而從陳蔡鄭許之君以圍宋楚之得志於諸夏未有甚於此時者然名陵之烈未泯而晉文之義已信於諸侯宋之不詘於楚者以有晉也楚雖欲一日得志於諸夏不可得也故雖序於諸侯之上猶人之信中國之大義以正其罪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其日以公在也例在二十一年　葉少藴曰諸侯不序前目後凡也僖公附楚者也楚子居申而後使子玉去宋則是會非觧圍也宋猶在圍則何以宋地盟于宋國之外是于宋矣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侵曹伐衛討其附楚也杜元凱曰再舉晉侯曹衛兩來告也孫明復曰曹衛楚與國也晉侯將救宋故侵

曹伐衛不言遂者非繼事也侵曹既反而後伐衛也李堯俞曰遂者因近適遠之辭曹遠衛近不得以為繼事而言遂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晉伐衛而魯戍之欲拒晉以與楚也刺殺也內殺大夫曰刺左氏傳曰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其不月何據刺公子偃書日以僖公背華即夷而賊殺其親以兩說于晉楚故異之

也

楚人救衛

陳氏傳曰楚嘗救鄭不書見傳僖公六年二十二年於是始書以

為晉文之伯楚欲救而不能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其日謹其事也外入國不日雖君將不日據哀八年宋入曹

必伯者有討於諸侯而後日謹之也不言執之者蒙

上文也公羊傳曰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

非伯討也晉侯侵曹而曹不服於是入曹執曹伯故蒙上文晉侯予之以討罪也孫明復曰晉侯入曹執曹伯不歸于京師而畀宋人甚矣稱晉侯者執得其罪也孫莘老曰晉侯能扶大義以討叛國而尊王室故春秋予之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衛地

是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也則何以但稱師宋公

不與戰大夫將恒稱人也高抑崇曰城濮衛地及楚人戰者與救衛之師戰也楚之强甚於齊桓之時晉文公一戰勝楚終文以及襄之世楚人不敢復窺中國則功莫盛於此矣董仲舒曰戰不若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盟不若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故城濮之戰名陵之盟皆春秋之所予者以其俱有攘夷狄之功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此成得臣也其不稱氏何據楚殺公子例不去公子討當其罪也禮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晉侯之入曹也楚子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不從請戰戰焉楚師大崩則其罪宜討者也春秋稱國以殺大夫有非其罪者矣苟殺之非其罪則譏不止專殺也於是楚以罪討其大夫而與殺非其罪者同文則是非何以辨焉故得臣令尹也但名之以辨於稱國以殺大夫而不當其罪者舍是則

楚宜申宋山皆討當其罪者也雖然春秋又有懼焉

法以輔治有天下國家者所以興衰也故中國而或

廢法則中國削夷狄而能用法則夷狄彊城濮之敗

子玉死之楚是以興邲之戰荀林父免焉晉於是為

不競矣

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

于踐土鄭地

於是王子虎實盟諸侯則曷為不書諱之也據洮之盟書王人周之制諸侯有疑則盟於會同王官之伯臨之伯不盟也故齊桓公盟王人不敢盟宰周公不敢以所不信施於尊者晉文公一戰勝楚不能自信於諸侯作王宮致天子而屈王子於盟襄王下勞晉侯策命專征不能委任方伯而以大臣盟諸侯於王所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故王子虎不書使若諸侯自相盟然為天王與晉侯諱之所以尊王室而全伯者之功也

其日何以文公尊王定伯不侯再舉同之葵丘也胡

侍講曰叔武受盟稱子立以為君也

陳侯如會

劉侍讀曰如會聞會自至也孫明復曰来不及盟也

公朝于王所

踐土之諸侯也其但言公何非期會不序也曷為先

言會後言朝得見乎天子而後志之也朝王日（據下壬申）

（著例）此何以不日盟之日也見諸侯已盟而後見乎天

子非會盟則不見也天子所在曰王所據覲禮 穀梁傳曰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公羊傳曰咼咼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咼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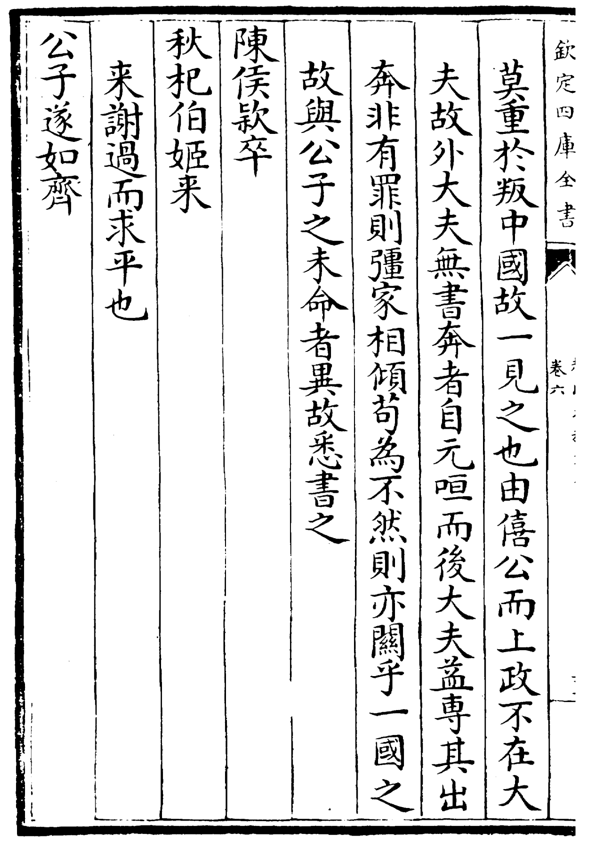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君歸言復已失國之辭也凡執君歸不言復必奔君而後言復執猶未絶于衛也故執不月必奔而後月執而歸不月必奔而歸而後月執未失國也奔已失

國也衛侯出奔不名則復歸何以名叔武立矣不可以無辨也歸君不言自此其言自何惡自楚也以其叛中國即夷狄而得免於誅故言所自以見其罪也何休氏曰刺歸有罪也天子所以陵遲者為善不賞為惡不誅衛侯出奔楚當絶不當廢叔武而反衛侯令殺叔武也

衛元咺出奔晉

䜥殺叔武也殺叔武曷為不書春秋舉重衛侯之罪



莫重於叛中國故一見之也由僖公而上政不在大夫故外大夫無書奔者自元咺而後大夫益專其出奔非有罪則彊家相傾苟為不然則亦關乎一國之故與公子之未命者異故悉書之

陳侯欵卒

秋杞伯姬来

来謝過而求平也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討衛許也

天王狩于河陽晉地

於是襄王會諸侯于溫則其曰狩何非狩也春秋之特筆也以天子而會諸侯則上僭以諸侯而致天子則下陵上僭而下陵中國之所以傾也以晉文之伯而君臣兩失之將無以示天下故以狩書也然則踐

土曷為不曰王狩會可言狩此不可言狩也踐土之盟王子虎在焉不書嫌以天子與斯盟也茍書狩而後盟則是以天子與斯盟矣春秋有二事而一譏者於河陽書狩則踐土之失不待言矣公羊傳曰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穀梁傳曰全天子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孫明復曰以王狩為文所以詘彊侯而尊天子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其日謹其事也不月由會録也公會諸侯不月雖伯者亦不月春秋有為下事月者此獨不為下事月何繫之會也明以會而後朝非會則不朝也穀梁傳曰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為晉文公之行事為已慎矣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曷為有言歸于有言歸之于歸于正也歸之于不正也衛侯與元咺訟不勝晉侯殺其坐獄之臣而刑其

輔然後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請以王命殺之是生殺之權名在天子而實在晉侯也故曰歸之于蠻辭也公羊傳曰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終殺叔武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奔大夫歸不書據惠王復周公忌父鄭復公父定叔宋復蕩意諸不書必挾外援以歸然後書元咺言出言歸出入皆有罪也出入皆有罪則其言復歸何凡歸言復者位已絶也咺以臣愬君是自絶於君矣大夫自絶於君無反國之義而咺將易置其君以歸故書歸而言復以罪之也其曰自晉譏在晉也陳氏傳曰歸大夫不言復必諸侯也而後言復君有歸道也大夫言復者伉也是故衛

元咺復歸宋魚石晉欒盈復入皆伉辭也

諸侯遂圍許

遂繼事也諸侯既會于温朝天子執衛侯歸元咺而後圍許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執君歸不書據鄭伯襄莒子邾子此何以書釋有罪也國君言歸必嘗失國者也此未失國則曷為不宜歸曹伯附夷狄以拒中國之師則其罪宜絶其罪宜絶而歸之

晉侯失刑矣故執君歸不言復於是言復失國非二君不名於是特名之罪之也罪曹伯所以譏晉也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来

介東夷國名葛盧其君也昔者衛侯来會惠公葬隱公不見史不書今公猶在會則介人何以書成公意也僖公始作頌而以来淮夷為誇故雖不見公書之以其能来也

公至自圍許

桓文之會不致此以圍許致同於桓之致伐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洛陽城内地

此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也曷為不序諱以大夫盟王子也諸侯不得盟王子而況於大夫大夫不得會公侯而況於盟晉侯功勲已著不能以道事天子撫諸侯而亟於尋盟於是以大夫盟王子而使吾君親之以大夫盟王子而諸

侯會之是無上下也故內不書公而王子與諸大夫皆稱人若使微者相與盟然諱之者譏之也陳氏傳曰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為之也不斥言王子虎為尊諱也以其人王子虎不可不徧人諸侯之大夫以其徧人諸侯之大夫不可不没公也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来

以未見公故復来也公羊傳曰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啖叔佐曰不廟受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穀梁傳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為訟君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孫莘老曰瑕見立於元咺以咺及之者言瑕之見殺由於咺也王沿氏曰咺嘗君瑕令與咺同殺故言及而

稱公子者不與咺君之也髙抑崇曰殺而書及者以某之故而累及某也據士穀及箕鄭父慶虎及慶寅不書及者其罪同其殺之志均也據趙同趙括郤錡郤犨郤至

衞侯鄭歸于衞

言歸釋有罪也向也言復歸今歸不言復何不以其罪討也衞侯之罪莫大於叛中國晉侯立叔武而歸衞侯不正其罪而受元咺之愬為臣執君則討之不以其罪矣此歸自京師也曷為不言自京師不以衞

侯之獄累京師也晉侯復元咺于衛使立公子瑕而請王命以殺衛侯天子曰不可君臣無獄元咺雖直而不可聽也又為臣而殺君其安用刑晉人乃歸衛侯則衛侯之不君元咺之不臣叔武與瑕之死皆晉人為之故不以累京師也

晉人秦人圍鄭

此晉侯秦伯也曷為稱人秦遂叛晉也城濮之未集鄭伯如楚致其師鄭非知罪也而晉與之成矣踐土

之盟溫之會鄭無不在焉而翟泉不至以晉猶未釋
于鄭也晉侯執曹伯曹人㦄其亡執衛侯將寘諸死
而皆不能正其罪苟不釋于鄭豈可量也鄭是以不
至而晉侯名秦伯與之圍鄭晉為已甚矣此鄭之所
以不下晉而私於秦也夫晉率諸侯以攘夷安中國
也而使諸侯皆不知其罪而滅亡是懼雖秦人豈能
無中變哉於是秦伯私與鄭盟戍鄭而去之葢秦之
叛夏盟於是始是故皆奪其恒稱以秦則有罪矣而

晉亦有以致之也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来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並稱如皆以聘禮行也諸侯於天子有職貢而無聘問聘問者上之所以交乎下也東遷王室曰微職貢不歸久矣襄王既朝諸侯使宰周公来聘而後魯人亦以聘禮上問如邦交諸侯之伉也不専使而兼事

以行示其禮均也孫明復曰天子至尊非諸侯可得而伉也僖公與襄王交聘伉孰甚焉故曰天子使宰周公来聘公子遂如晉以譏之陳氏傳曰自桓王以下王室無聘魯者於是再聘而宰周公實来則已尊矣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以其如京師不敢不如晉是夷周於晉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此曹田也不曰曹受之晉也諸侯有罪削地當歸天

子非天子不得削人土地晉侯執曹伯觧其地以分諸侯晉之分魯之取皆非也以楚師伐齊取穀公子戍衛不卒戍刺之魯之罪不薄於曹而分曹地是非賞罰也見伯者之以利結諸侯也

公子遂如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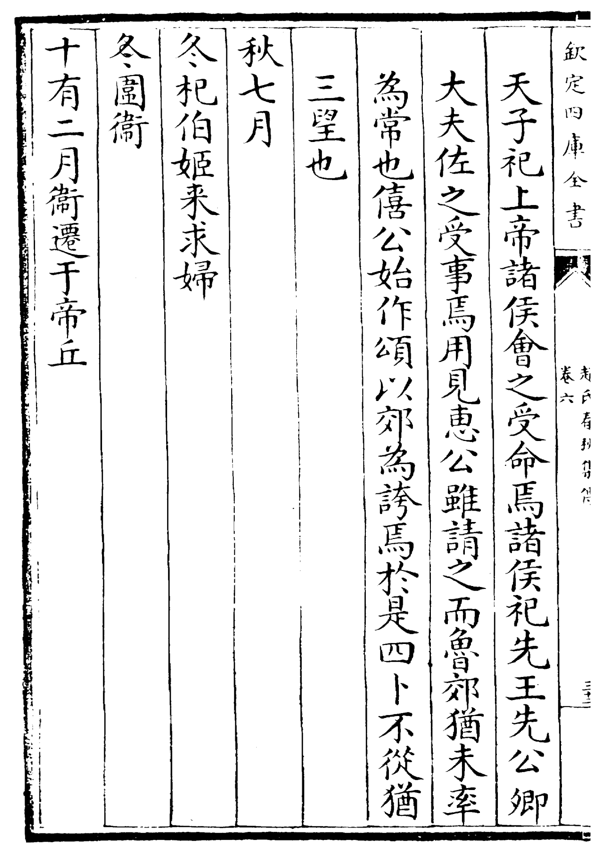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郊者郊祀上帝以祈穀也禮天子以孟春之月元日祈穀于上帝謂夏正斗建寅之月也元日上辛日也

魯僭天子之禮然猶不敢直用上辛而卜之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辛若三卜皆不從則不郊示不敢專也令乃四卜非也免猶放也不郊於是卜免牲卜不吉則繫而待明年具牲時用令卜而吉故放其牲也不言不郊者從可知也猶者可以止之辭三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山川魯郊雖僭猶不敢同於天子故闕其一也據周禮四望不郊而望亦非也魯郊非禮也然既歲卜而郊則史不勝書故

於失禮之中書其又失禮者於是四卜猶三望故書
之也公羊傳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
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
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
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方内者則不祭三望者
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猶者通可以已也
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不
郊亦無望可也穀梁傳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

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已牛矣而又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免之不敢專也陳氏傳曰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故曰秦襄公始列於諸侯作西畤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以前未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據邵氏經世惠公立於秦襄祠白帝之年齊桓公欲封禪而亦郊鯀皆僭禮也然則春秋何以始見於僖公向者莊公之觀齊社也曹劌諫曰



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用見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未率為常也僖公始作頌以郊為誇焉於是四卜不從猶三望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冬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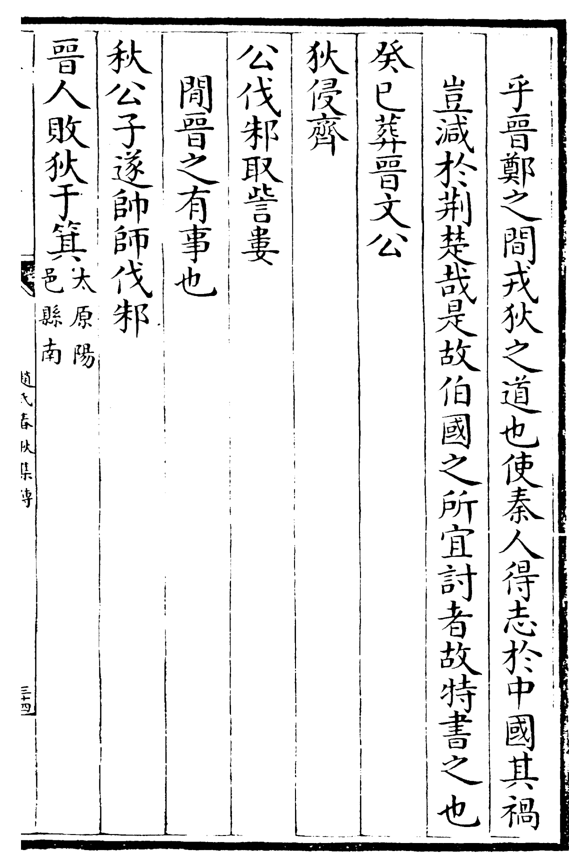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杜元凱曰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晉人者晉子也稱人略言之也嗣君在喪以師行者稱爵謂得已而不已者也於是秦將襲鄭滅滑而還晉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晉伯國也故略稱人不使與得已不已者同文而日以謹之與之以繼伯而討罪也曰及者殊之不使夷狄與諸侯序也外相敗不書以秦人背晉而戍鄭又將因戍人以襲鄭其反覆


乎晉鄭之間戎狄之道也使秦人得志於中國其禍豈減於荆楚哉是故伯國之所宜討者故特書之也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

閒晉之有事也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晉人敗狄于箕太原陽邑縣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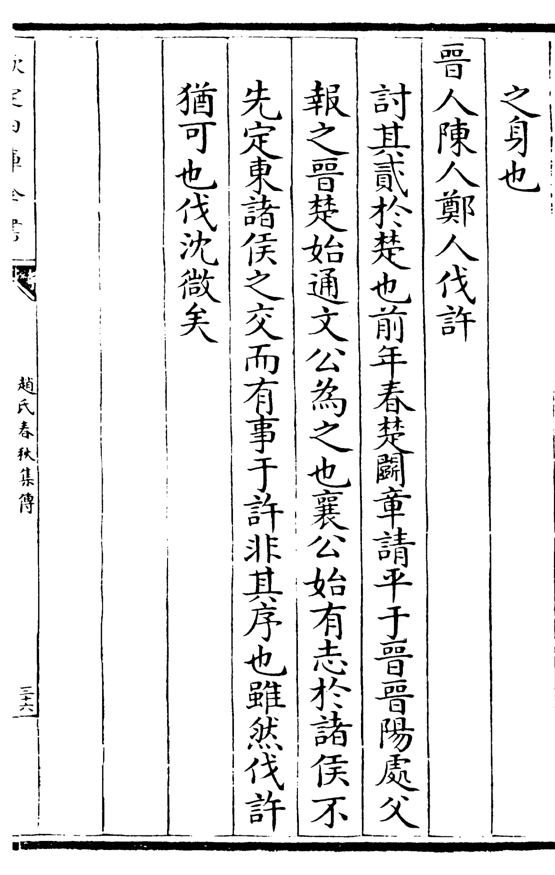
此晉侯也其稱人何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狄伐晉及箕晉侯敗狄于箕以其有為為之故不與得已不已者同稱也不月略其事也據晉敗狄三皆不月陳氏傳曰中國敗夷狄不書據隱九年鄭人大敗戎師閔二年虢公敗犬戎之類唯晉特書之特書晉者皆病晉也晉師天下諸侯以攘夷存中國也前年狄侵齊去年狄侵

衛而晉不能救於是伐晉蓋僅而後勝之也以是為
盟主病矣
冬十月公如齊
不如晉而如齊謂晉無能為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內寢也君薨必於路寢就羣臣百官以明授受
所以正其終也僖公秋伐邾冬如齊反而薨於小寢

其志荒矣穀梁傳曰小寢非正也左氏傳曰即安也趙伯循曰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斂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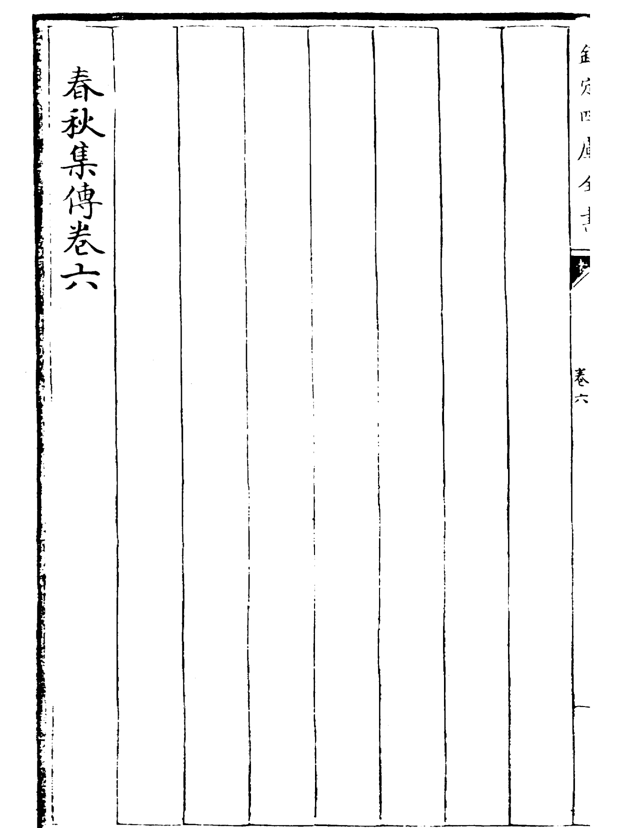
冬燠也穀梁傳曰未可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范甯氏曰輕者不死則重者可知也公羊傳曰記異也杜諤氏曰春秋記災異不遺微細所以謹人君之戒也明天地之大動植生殺陰陽之應皆繫人君



之身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討其貳於楚也前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文公為之也襄公始有志於諸侯不先定東諸侯之交而有事于許非其序也雖然伐許猶可也伐沈徵矣


春秋集傳卷六

春秋集傳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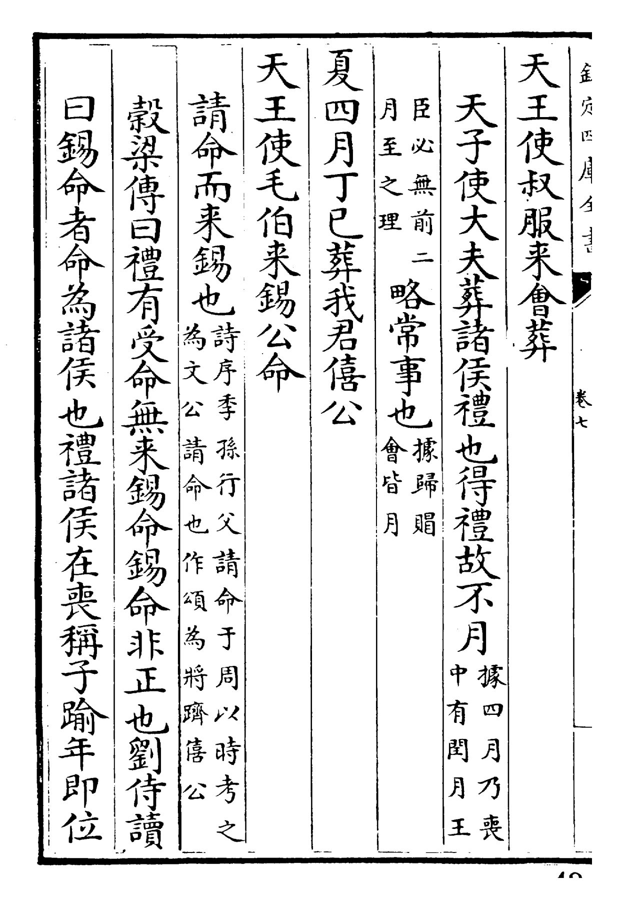
元 趙汸 輯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踰年雖未葬稱公不可曠年無君也公羊傳曰縁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縁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天子使大夫葬諸侯禮也得禮故不月據四月乃喪中有閏月王臣必無前二月至之理略常事也據歸賵會皆月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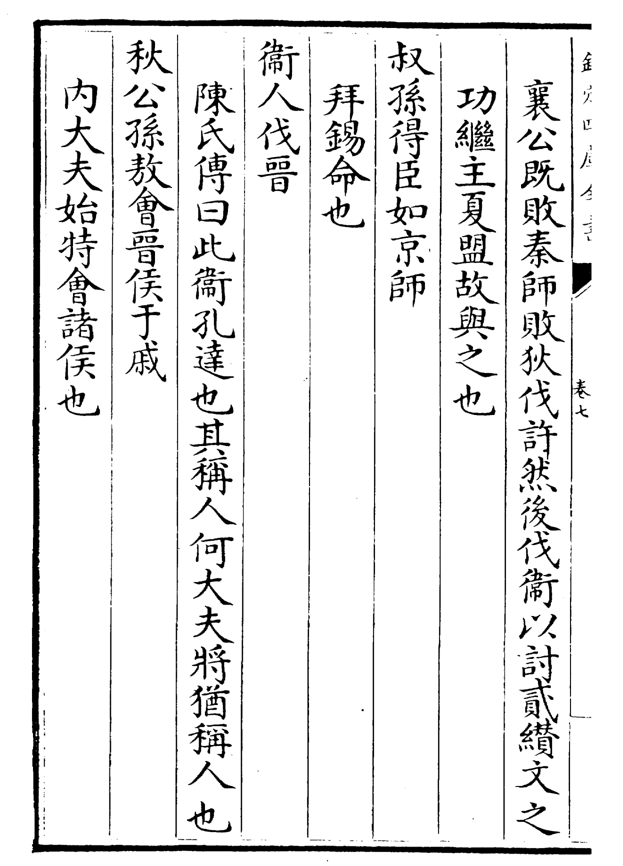
請命而來錫也詩序季孫行父請命于周以時考之為文公請命也作頌為將躋僖公

穀梁傳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劉侍讀曰錫命者命為諸侯也禮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

喪畢以士服見於王王乃於廟命之錫之黻冕圭璧然後服之歸設奠于祖廟然後臨其臣民焉喪未畢而命之非禮也既喪畢而不受命于天子亦非禮也

晉侯伐衛

君將非親帥不志據僖二十城濮不書宋公襄十四年不書晉侯於是晉告於諸侯而伐衛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則其書晉侯何與晉侯以絀伯也晉文公卒衛人侵鄭伐緜訾及匡



襄公既敗秦師敗狄伐許然後伐衛以討貳纉文之功繼主夏盟故與之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

衛人伐晉

陳氏傳曰此衛孔達也其稱人何大夫將猶稱人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內大夫始特會諸侯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頵丘倫反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正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此秦人伐晉也其不言伐何以戰敗績見義也晉厲公嘗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不書晉伐秦譏在晉則秦師敗績不足書也晉悼公嘗及秦師戰于櫟晉師敗績不書書秦伐晉責秦之黨楚則晉師敗績為中國諱之可也秦穆公之悔過自誓志乎報怨

攄忿而已於是不替孟明以替殽之役故伐晉不書而書戰書敗績惡其不知自反以喪師非國君子民之道也程子曰秦人越國以襲人雖忿無以為辭也故其来不稱伐以忿取敗故書敗績

丁丑作僖公主

主為練主也作主不書過時則書之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穀梁傳曰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何休

氏曰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高抑崇曰周人卒哭而祔祔而易主是謂虞主既朞而練練而易主是謂練主僖公薨十有五月非練之時而作主猶未祔廟也猶未祔廟者欲躋者故也是以謹而日之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氏傳曰晉人以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穀梁傳曰不言公處父伉也為公諱也何以知

其與公盟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張主一曰盟于晉之國都而君不出恥甚矣故諱之王沿氏曰内没公而外去氏者既刺公以不朝致辱又卑晉以非禮盟公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鄭地

晉主夏盟恒日雖大夫盟日此何以不日以吾大夫會諸侯盟也春秋日月之法莫嚴於君臣莫辨於中國夷狄故吾君及諸侯盟恒日雖有大夫日僖公盟洮于向

雖會大夫盟諸侯日新城趙盾其不日者必有故也吾大夫特盟諸侯不月自參以上不日桓十一盟折雖會大夫盟諸侯不日據此及文十八年盧折所以嚴君臣之分也必吾大夫與外大夫盟而後日敵也非敵而日者異之也不疑於伉者也文十六齊侯哀二邾子舍是則夷之盟也故夷狄之盟不月苟吾君大夫與之盟則皆日隱二年盟戎文八年公子遂盟戎不以夷狄畀吾大夫所以謹華夷之辨也陳氏傳曰晉遂以大夫盟諸侯也大夫而與諸侯敵於

是始故書大夫專盟自士穀也士穀非卿也見晉之卑諸侯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公羊傳曰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為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大事者禘也譏不在用禘故略言之公羊傳曰躋者
升也譏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傳
曰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則是
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
秋之義也劉侍讀曰僖公於閔非父子也然而與親
父子無以異者受國焉耳君之則我以臣事之父之
則我以子奉之是故為人後者則為之子矣高抑崇
曰人君以兄弟為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為嗣臣

子一體矣不繼所受國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之嗣也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非所以受國之意也胡侍講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為世一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陳氏傳曰此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濤塗鄭公子歸生也曷為不序大夫將猶稱人也自陽處父專將書大夫是故春秋之始大夫將恒稱人由救鄭之後

略之始稱人矣胡侍講曰晉人再敗秦師在恒情亦可以已矣而報復無已殘民結怨之道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據桓宣成皆取于齊不書納幣知納幣不使大夫乃禮之常使大夫則書之志禮之變也公羊傳曰譏喪娶也取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取三年之內不圖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以人心為皆有之則曷為獨於取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

主於巳以為有人心焉則宜於此焉變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以其服於楚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大夫不卒據成十三成肅公昭十一年單成公此其卒之何以嘗主諸侯之盟也左氏傳曰来赴弔如同盟故卒之也曷為不稱爵王臣無外交於是天子為之赴故不言爵也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名縣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焉得哭諸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然則非禮也蓋哀世之志也是故翟泉之盟卒王子虎皐鼬之會卒劉卷舍是王臣無書卒者矣

秦人伐晉

陳氏傳曰此秦伯也曷為稱人殽之誓孔子有取焉而秦穆之連兵無虛歲君子以為秦人未離乎戎狄

也是故自韓原秦不以爵見於經至康公而遂狄之終南蒹葭之作秦非無人也而秦不用誠未離乎戎狄也

秋楚人圍江

報沈之役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不書不足書也

雨螽于宋

左氏傳曰墜而死也公羊傳曰記異也

冬公如晉

晉人請改盟也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於是晉以江故告于王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則其不書王叔何不以伐楚救江累王室也襄公敗秦師于殽而歸縱淫自將以敵秦怨而忘楚患伐許之役三國伐秦四國伐沈五國皆以大夫專之而楚人圍江以徵者往救襄公之志荒矣於是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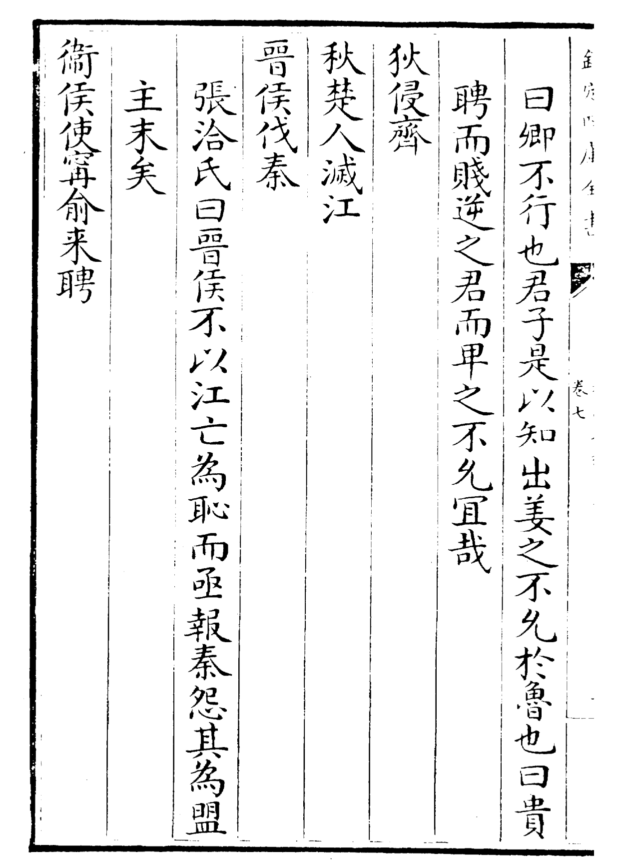
親率諸侯以救江絀楚而屈王臣與其大夫俱以伐楚無益於救江之實而使天子受其名是故特書陽處父而王叔桓公不書不以累王室也伐不言以救於是言以救江與之以救中國之名所以責其實也王氏曰諸侯大夫未有帥師而稱名氏曰某曰處父何也政在諸侯則大夫皆稱人政在大夫故稱氏名以罪之也始於處父者以其盟魯侯蒐于董易中軍令救江而伐楚專之甚者也故始之也陳氏傳曰

晉大夫書帥師於是始大夫强也自是恒書大夫略之則稱人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不言逆之者逆之者微也曰婦者有姑之辭無姑則以夫人之禮至有姑則以婦禮至也姜不言氏者異之不正成風以妾祖姑爲疊主而當婦禮也若妾姑也則不書氏故稱姜亦不氏所以別適姑也左氏傳



曰卿不行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不允宜哉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張洽氏曰晉侯不以江亡為恥而亟報秦怨其為盟主末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陳氏傅曰夫人某氏薨適稱也此莊公之妾也則曷為以適稱稱之喪之以夫人之禮也隱公之喪桓母猶有疑焉是故别廟也祔姑稱謚伉然如夫人則自文公之喪成風始也胡侍講曰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二尊者也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

妾母為夫人徒欲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失位無本不亦悖乎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王不稱天異之也天子於諸侯賵之含之小君亦如之禮也文公尊其妾母為夫人天子不能正於是赴于京師而天子使其大夫賵之含之以成其為夫人是亂人紀也故王不稱天稱天則疑於賵惠公仲子不言來者略之略之亦所以異其事也是故來會葬

亦不稱天稱天則疑於㑹葬僖公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啖叔佐曰葬成風祔廟也二夫人祔廟非禮也蘇子由曰仲子非適故為之立宫而不祔不葬禮也自成風以來妾母皆葬葢祔也魯禮之變自此始矣

王使召伯來㑹葬

陳氏傳曰王不稱天於追錫桓公見之至是再見其再見何以夫人之禮葬成風也莊僖之際天下知有

盟主而已而襄之季年更有事於諸侯於是叔服會葬毛伯錫命尤汲汲於魯也尤汲汲於魯則何為乎成風一人賵含之二人會葬之以是懷諸侯吾見周之益陵夷也文武之教著於南雅莫急於君夫人也桓以少篡長成風以庶亂適王道熄矣而莊襄不能正又從而褒賞之是以天命施之天討也是故王不稱天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鄀音若

不月有以来之也左氏傳曰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

夏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盟主薨卿共葬事非禮也鄭游吉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文襄之伯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此禮樂之自諸侯出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晉狐射姑出奔狄

晉襄公卒狐射姑殺陽處父則稱國以殺何兩下相殺不道兩下相殺不道則處父何以書譏君也襄公蒐于夷使狐射姑將陽處父請改蒐于董易中軍襄公卒狐射姑使人殺陽處父君失政也君失政則大夫專專則爭爭則相殺是故以國殺書之譏不在相殺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不告月者不告朔也告月必以朔故亦曰告朔廟者

太廟也天子頒十二月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太廟月朔則朝于太廟大夫南面奉天子之命君北面受之因以特羊薦謂之告月文公以閏非常月閒不告廟猶以朔日朝于太廟故書之志禮之所由失也左氏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休氏曰先受朔政乃朝廟王教尊朝廟私也高抑崇曰知朝廟之不可已則告月之禮曷為可已也

七年春公伐邾

為須句故也僖公取須句反其君邾人再滅之

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句音俱郚音吾

取國不月據僖公取須句宣公取根牟襄公取邿此其日何遂絶其祀也左氏傳曰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志在逼邾而無存亡繼絶之義故日以異之遂城郚避邾難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稱人以殺衆辭也大夫者大司馬固也則曷為不名

死君難也宋成公卒國亂其弟禦殺其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而立昭公襄夫人者君祖母也有淫行昭不禮焉公子鮑者昭庶兄也有佞才夫人私之於是夫人欲殺昭而立鮑穆襄之族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則大夫者昭公之所與存亡者也是故稱人以殺而不名名之則疑於陳公子過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此晉趙盾及秦伯也而皆稱人晉敗秦師也而曰戰

何也交譏之也晉襄公卒晉人欲立長君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晉既知罪矣於是乎立適嗣夷臯當踰年矣且夷臯秦出也而康公猶自將以納雍則晉豈無辭乎於是晉禦秦師敗諸令狐而趙盾秦伯皆稱人兩有罪也詐戰曰敗之戰敵不言師敗績此敗之矣而以敵辭書則其罪均也程子曰晉始逆公子雍既而悔之故秦興兵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陳氏傳曰秦晉

之交兵於是再世自令狐之後連兵不悉書矣於八年秦伐晉取武城不書於十年晉伐秦取少梁不書而書秦伐晉也

晉先蔑奔秦

穀梁傳曰不言出在外也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此公會諸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

也則曷為不序無伯之辭也晉君幼趙盾以大夫主諸侯而卒使晉不競於楚於是晉弗伯而楚興此夷夏之大變也春秋辨實之際以楚之所以興實由中國之無伯故於靈公之盟會略不序諸侯而楚君將悉從其恒稱以罪晉也凡大夫不稱大夫必殺而後稱大夫非殺而稱大夫者衆辭（襄十六溴梁）非衆辭則國無君也（莊九年齊大夫）此非無君也而亦以無君之辭稱之不正其以大夫而主諸侯故著之是經之變文也不

日略之也以日為恒則不日為略也（於新城書至）弗為功也以致為恒則不致以為變也陳氏傳曰晉始失伯也凡稱諸侯必前目而後凡也前有王人後無王人書曰諸侯盟于某則王人不與也（據首止王世子葵丘宰周公）前無吾君後有吾君書曰公會諸侯盟于某則吾君嘗不與也（據僖二十年盟薄二十七年盟宋）未始有不與者也而但曰諸侯一役而再有事也（僖二十八年圍許襄十九年盟祝柯二十五年盟重丘）非一役再有事則非凡辭也非凡辭者散辭也穀梁

傳曰其曰諸侯略之也

冬徐伐莒

徐嘗稱人矣則曷為復其恒稱叛諸夏也

公孫敖如莒涖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鄭地

大夫與外大夫盟曰敵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雒音洛鄭地

其日乙酉距壬午四日爾傳言盟于衡雍遂會伊雒之戎則曷為再書公子胡侍講曰春秋謹華夷之辨雒邑天地之中而戎居之再稱公子各日其會以深別之示侯甸要荒終不可亂也張洽氏曰此遂事也不以遂事言之所以别雒戎於中國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穀梁傳曰不言所至（據公子遂書至黄乃復）未如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杜元凱曰不言出受命而出自外行也

螽（音終）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此公子卬也不名則曷為稱其官有殺而代之者也宋人將弑其君於是先殺其司馬而以華耦代之則司馬者昭公之所與存亡者也司馬既死則兵非昭

公之兵矣兵非其兵則公子鮑之弒械成矣是故特書其官舉者書其官者以異其事也穀梁傳曰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宋司城來奔

此蕩意諸也不名則曷為稱其官宋司城者司空也司空既出則國非昭公之國矣既殺其司馬又出其司城則六卿之在位者皆公子鮑之黨而已陳氏傳曰凡奔非其罪不書苟接我也不可以不書則不以

稱名之例書之是故未有書官者於是官從其官未有書字者於是字從其字

子哀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求金以供葬也周室微諸侯不助喪也左氏傳曰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公羊傳曰毛伯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

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内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内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王喪卿共葬事於是始見也天王崩諸侯不奔喪而

以微者行自東遷以來失之矣於是襄王使大夫來會僖公葬䁔含成風且會之葬魯亦以公子遂如晉葬襄公而後得臣葬襄王一則以其來不可不往也一則以其如晉不可不如周也是故叔弓如宋葬平公季孫意如如晉葬昭公而後叔鞅葬景王舍是奚天子魯無使卿者矣靈王之喪鄭簡公在楚上卿守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此春秋之情實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稱人以殺討亂之辭也曰大夫在位也討亂雖殺世子母弟不書此大夫也則何以書諸侯不得專殺大夫也孫明復曰非天子不得專殺故天王殺大夫不書古者諸侯大夫皆命于天子不得專命也大夫有罪則請于天子不得專殺也春秋之世國無大小其大夫皆專命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其無王也甚矣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其致以得禮也其月從其恒法也婦人無外事故行必以禮而後致以禮致則月之以明得常也劉侍讀曰夫人曷為或致或不致出入以禮則致出入不以禮則不致此其為有禮柰何父母在而歸寧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劉侍讀曰殺二大夫以上不言及其事同而殺之之志均也晉二趙三郤蔡二公孫曰某及某者以某之故而累及某也

楚人伐鄭

楚君將猶稱人也扈之盟嘗不序諸侯矣於是楚子伐鄭則猶人之何以其人救鄭之大夫不可以不人楚子也春秋雖治在大夫而蠻夷猾夏終不可以無討當大夫與楚君遇則春秋必致謹焉其謹之如何苟人中國之大夫則楚雖君將不稱君苟楚君將稱君則不可人諸大夫是故侵陳遂稱宋書楚子則晉趙盾救陳從其恒稱郯之戰書楚子則荀林父從其

桓稱伐鄭書楚子則郤缺從其恒稱晉雖不競而楚罪固宜討也楚罪宜討則其君將稱君非予之也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陳氏傳曰兵將恒書大夫矣此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也曷為稱人晉遂不競而楚興也左氏傳曰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来聘

獻捷嘗稱人来聘曷為書君大夫春秋於吴楚唯嘉好之事悉從其恒稱為其以諸侯之禮来接於我也

闘椒何以不氏吴楚之有大夫未盡同中國也故吴子使札来聘亦不稱公子

秦人来歸僖公成風之襚襚音遂

曰秦人来者微也公羊傳曰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

也兼之非禮也曷為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劉侍讀曰諸侯無二適故妾母繫子為重也葉夢得曰死三日而斂則含襚有不及其尸者矣先王待人以情而不責人以事故有既葬而致含於蒲席者稱其情而為之節也左氏傳曰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張洽氏曰是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歸襚於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來聘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正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何休氏曰謂之秦者夷狄之程子曰秦唯以報復為事無道之極也王沿氏曰秦晉用兵自殽之役令狐之戰一彼一此者凡十焉故不書秦伯伐晉而直謂之秦狄之也不狄晉者晉為盟主有救中國之義也至其不能救陳蔡而伐鮮虞則亦狄之矣陳氏傅曰狄秦也歸成風之禭使術来聘秦習於禮矣則其狄

之何楚之興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為楚役自晉主諸夏之盟舍秦無加兵於晉者也會于夷儀之歲秦晉成而不結又明年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楚子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是戰國之萌也於次國風退秦於魏唐之後於序書系秦於周末於作春秋由韓原之後秦師無君大夫皆夫子所以深致意於秦也吾聞用夏變夷矣未聞變於夷者也於是狄秦夏之變於夷秦人為之也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年

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

楚殺其大夫宜申

此鬬宜申也但名之謀弒其君也討亂恒書人此謀弒其君則曷為稱國以殺楚人諱之以他罪告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蘇子者天子大夫也孰及之公也曷為不言公諱與天子大夫盟也向也翟泉之盟諱公則王子虎稱人

此其書蘇子何瞿泉之盟伯者之事也為王室與晉侯諱之於是中國無伯天子大夫自出以盟諸侯若諸侯特相盟之為者其事無足諱也其不日所以别於及外大夫盟而不言公者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外次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此何以書晉靈公少不在諸侯楚欲圖北方會諸侯于息而次于厥貉

故特書之以是為夷夏盛衰之機也陳氏傳曰外會未有言次者此其言次何以楚之圖諸侯而未集也晉雖不競君大夫數會而不序春秋重絶晉也會于息宋陳鄭嘗已從楚矣已而為新城之盟則楚猶未得志於陳鄭也於是會息不書書及蔡侯次厥貉用見楚之未得志於諸侯也於是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會蔡侯次于厥貉則其但書蔡侯何楚未足以得陳鄭也蔡遷於楚陳次之鄭介兩間當

之勢未分則三國恒被其禍而未嘗無先後緩急之差也故諸侯之反覆乎晉楚之間者春秋必有察焉以新城之盟陳侯鄭伯皆在而靈成之際鄭每重於叛晉則會于息非其意也非其意而與蔡侯列數之則濫罰矣故息會不書至辰陵而後書則兩國勝負之勢決矣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麇音君

楚初書君將也其書君將何以中國無伯也當中國

有伯則正其名以信攘卻之義及中國無伯則著其實以明夷狄之彊此春秋之旨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謀諸侯之從楚者也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来奔

此郕太子朱儒也則其曰郕伯何逆以諸侯之禮也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朱儒以二邑来奔魯人喜於得地而矜其失國故以諸侯之禮逆之不名異成君也左氏傳曰不書地尊諸侯也陳氏傳曰此郕太子也魯逆以諸侯之禮吾從而志之無改焉何也唯其如二君也廢立之際足以亂名實則春秋不可以弗辨苟無亂於名實則春秋不辨也春秋之作別嫌明

徵而已有不待辨而自見春秋何治焉郕太子朱儒魯謂郕伯晉太子州蒲魯謂之晉侯從而志之徒見其悖禮焉耳故凡辭從主人則非修春秋之辭也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其稱子何周人字積叔故或加子以自異也此杞叔姬也何以不言杞左氏傳曰絶也杞桓公來朝請絶叔姬而無絶昏公許之内女為大夫出言來歸此何

以不言来歸以歸寧来也曷為不言歸寧內女歸寧

恒不書也內女来歸不卒據齊叔姬郯伯姬不卒蓋不以禮成其喪此其

卒之何嘗為君夫人矣雖見出猶以姑姊妹之禮成

其喪也不書葬同於在室也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来朝

秦伯使術来聘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陳氏傳曰此秦伯晉趙盾也曷為稱人亟戰也於是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而秦晉亟戰秦晉亟戰而楚君將稱君矣是故戰必言及而不言及曰晉人秦人戰于河曲略之辭也穀梁傳曰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穀梁傳曰稱帥師言有難也孫明復曰畏莒故也張洽氏曰莒魯之爭始於此胡邦衡曰春秋城築二十

九言師師者三非惟勞民以城又毒衆以爭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籧篨卒音渠除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

穀梁傳曰大室屋壞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

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髙抑崇曰世室者人君之所常有事者也公每月朝之有司以時黝堊之豈有將壞而不知者則其不知省也久矣

冬公如晉

衛侯會公于沓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

鄭伯會公于棐 二音匪吠 鄭地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凡公如而至不月此至以四時首月故書之

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

同盟于新城

陳氏傳曰向也扈之盟不序諸侯此其復序何諸夏之志也晉侯救江無功救鄭無功與秦亟戰而楚浸彊交聘乎中國得蔡次厥貉矣而晉遂不競於是公朝晉衛侯来會公還自晉鄭伯来會諸夏之懼甚矣汲汲於晉而為此盟如之何勿序也以諸夏之汲汲於晉也而徒以趙盾主是盟書曰同盟自幽以来未之有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穀梁傳曰孛之為言猶茀也其曰入于北斗斗有環域也孫明復曰孛彗之屬偏指曰彗光芒四出曰孛

公至自會

晉人納揵菑于邾弗克納菑側其反

穀梁傳曰其曰人微之也何為微之長轂五百乘過宋鄭滕薛敻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其城下然後知之何知之晚也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

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陳氏傳曰此趙盾也曷為稱人以晉為不競也楚方

交聘于上國得蔡次厥貉矣而晉區區納亡公子於

邾又以少陵長見辭於邾人自敗于令狐盟于扈救

鄭戰河曲趙盾皆不書由是訖靈公之篇兵車之會

自參以上皆人之趙盾為之也十七年伐宋宣二年侵鄭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穀梁傳曰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為受其喪不

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卒于外則公未嘗臨其喪其日何救已絕卿位惠叔毁請于朝慼于赦父恩實過隆故書其日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正君臣之名以定篡弑之罪也記曰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是故未踰年不曰君縁孝子之心而為之號也弑未踰年君稱君縁臣民之義以正其名也嗣子繼世以為先君主後社

稷宗廟之所繫而存也其曰不成君者豈臣子之所得言哉其不日則以未踰年也孫明復曰弑未踰年君稱君嫌與成君異也

宋子哀来奔

奔大夫恒名之此其不名何以别於有罪而見出於其君者也

冬單伯如齊單音善

左氏傳曰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冬

單伯如齊請于叔姬

齊人執單伯

陳氏傳曰春秋書周大夫如吾大夫然内之也伯者作天下不知有王久矣於是魯之請昭姬晉之命隨會猶假寵於王室而文宣之際王卿士數有事于四方救江之役黒壤之盟王叔桓公在焉盖汲汲於晉莫僖公錫文公命賵含成風王季子来聘尤汲汲於魯也而齊人執單伯以天子之使而見執於齊商人諸侯

莫爲之變焉則王室益不競矣以天子之使而見執

春秋所甚懼也

齊人執子叔姬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来盟

来盟未有稱官者此華耦也曷爲以官稱不稱官則

無以見其代公子卬也其不稱使且不名何非君命

也向也書齊高子来盟猶曰我無君也使非我無君也而不稱使且不名則非其君命也非其君命而来盟於我必有異志於其君者矣宋昭公立不勝羣公子之偪又不寧於其大夫以及君祖母公子鮑禮於國人饋飴其老者而賑其飢日遊於六卿之門而交其材士國人謂君無道謂鮑為賢因襄夫人以殺其大夫公子之忠於君者而盡以鮑之黨為卿是故華耦為司馬華元為右師華元司冦華御事之子也而

為右師盖鮑與夫人所進以成其事者也於是使華孫来盟於魯明年宋人弑其君晉衛陳鄭伐宋討弑君者而魯不與則昭公之弑皆華氏之族為之也書曰宋人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来奔宋司馬華孫来盟宋人弑其君杵臼則獄有所歸矣亂臣賊子無所遯其情矣故来盟恒不月據来盟九四皆不月於是特書月以異之

夏曹伯来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大夫喪還不致（據仲遂公孫嬰齊）此奔大夫也則何以志有君命也歸則何以不言來無專使也齊人為孟氏謀飾棺寘諸堂阜惠叔取而殯之則無專使可知矣其曰齊人歸之何見其所以歸也策書之大體存而世卿之失見矣呂居仁曰敖雖廢命奔莒而其子猶繼立於朝則大夫之汰甚矣以其子之汰請其父之喪雖欲勿許得乎於是以見大夫之專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陳氏傳曰吾大夫不致必見報而後致春秋書周大夫如吾大夫然故至單伯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入不言伐而言伐晉有辭也踐土翟泉之役蔡無不在焉厥貉之次會楚者三國而經獨書蔡於是新城之盟不致則蔡之罪宜討其日謹之也外入國雖君

將不日苟伯者有討於諸侯雖大夫將日據此及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入陳皆日晉雖不競而諸侯叛夏盟者終不可以無討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新城嘗序諸侯矣於是蔡始服而晉侯宋公衞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以謀伐齊則曷為不序晉

終不足與有為也齊商人弑其君執天子之使三綱絶矣又將閒晉以絀魯而晉不能討由是并失齊魯雖得蔡無能為也故終靈公之篇凡合諸侯皆不序而頃王崩葬復不書自有伯以来中國之勢又一變也春秋予晉以伯者以其能率諸侯尊王室也以齊商人弑其君執天子之使而諸侯不為之變中國無伯則王室愈卑雖弔葬猶不弔葬也

十有二月齊人来歸子叔姬

其曰齊人來歸何旣有其本必録其末以叔姬嘗見止故著其見釋也其月何非罪出也據宣十六郯伯姬不月然則子叔姬始歸于齊何以不書以其卒見絶於齊故略之略之所以異之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陳氏傳曰一役而再有事不悉書也苟悉書也則以遂言之兵事言遂必天下之大故也此其言遂何齊始敗夏盟也晉文公卒襄公能合諸侯靈雖不競而

新城之盟諸夏汲汲焉固結之則猶有屬也而齊獨為亂階執天子之使加兵於魯於是伐曹晉遂不競而諸侯貳故悉書之也左氏傳曰謂諸侯不能也是故入邾皆不書於齊特書之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及齊平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四不視朔者自二月至五月此不視其朔政也諸侯

非有疾無不視朔者有疾而不視朔無以議為也計十二公豈無以疾不視朔者經皆不書此何以書以公之絀於齊也陽穀之會公稱疾不行齊侯不與季孫盟曰請俟君閒故公比不視朔以實其言得請而後復初則公非有疾也絀於齊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二音西妻齊地）

特相盟雖大夫稱及内為志也春秋書大夫盟諸侯皆惡其伉吾君及外大夫盟則不言公而日不言公

以示義則日以見實也吾大夫及諸侯盟則稱君而不月不月以示義則稱君以見實也吾大夫盟諸侯而日者異之也哀二年及邾子盟于拔不然則夷狄之君也此齊侯也而與夷狄之君同日惡其瀆貨以要盟故異之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臺而曰毀壞而除之也穀梁傳曰喪不貳事貳事緩

喪也以文為多失道也自古為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孫明復曰惡勞民也築之勞毀之勞既築之而又毀之可謂勞矣劉侍讀曰以為祥而毀之非明民之道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夷狄滅國恒不月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弒君者曷或稱名氏或稱國或稱人或稱闇或稱卒

以賊赴者稱名氏微者稱人閽曰閽盜曰盜不以賊赴者稱國以卒赴曰卒以賊赴者獄有所歸也弑君天下之大惡也而獄有所歸是國猶有臣子也不以賊赴有獄無所歸也弑君天下之大惡也而獄無所歸則有受其惡者矣吾魯史也他國之獄何知焉從而書之辟不敏也春秋為亂臣賊子而作於是宋人殺其大夫而弑其君魯與聞乎故者也而以微者書則亂臣賊子何懼焉故正之曰宋人殺其大夫宋人

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来奔宋子哀来奔宋司馬華孫来盟宋人弑其君杵臼則獄有所歸矣稱人非微者矣其不日據十八年齊人弑其君日所以别其非微者矣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大夫稱人失討賊之義也左氏傳曰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晉侯遂會諸侯于扈以定其位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書曰諸侯無伯之辭也

秋公至自穀

公會諸侯不致據僖以前公與諸侯盟會皆不書至此何以致始會晉

而事齊也盟于穀而後魯知有齊而已不致以為恒

則致之以見義也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穀梁傳曰臺下非正也

秦伯罃卒罃音鶯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使舉上客而不稱介此其列數之何以二事行也惡與視皆齊出也仲遂將殺惡與視而立宣公恐齊人不從故托二事偕叔孫以請于齊也季孫行父曰使我殺適立庶者仲也故告立于齊請會于齊皆季孫専之葉少蘊曰自僖以来三桓子孫浸强遂視三家為最親如齊如晉如楚伐杞伐邾皆遂為之魯之政盡在遂矣文公立而遂益専叔孫季孫雖進而未能

與之抗也於是得臣行父皆與聞乎故其所由来者漸矣

冬十月子卒

既葬未踰年曰子弑而曰卒諱之也孫明復曰未踰年故不日以别之

夫人姜氏歸于齊

子弑故母出左氏傳曰大歸也家鉉翁氏曰齊人弑舍而歸叔姬于魯魯人弑赤而歸出姜于齊弑君出

母內外一轍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莫能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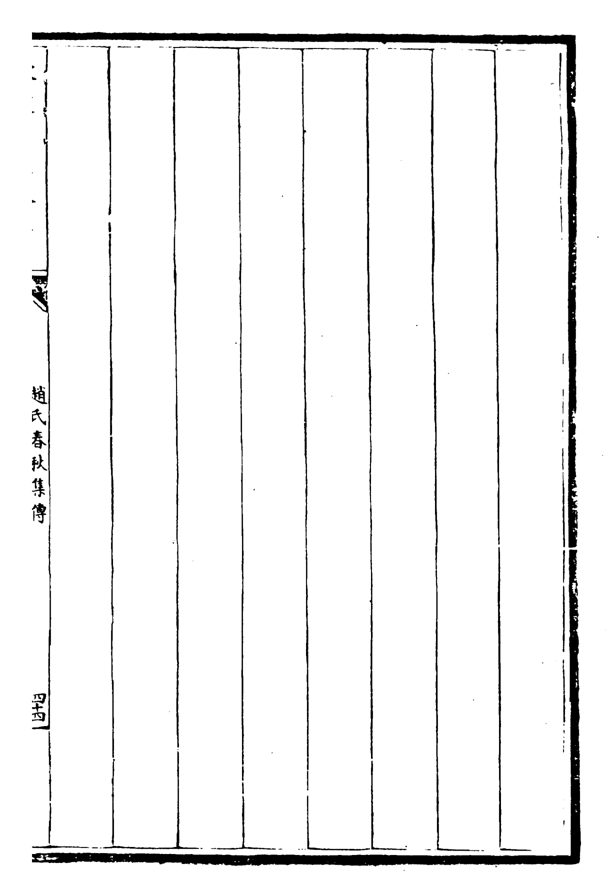
季孫行父如齊

許翰氏曰前乎子卒如齊後乎子卒如齊齊與聞乎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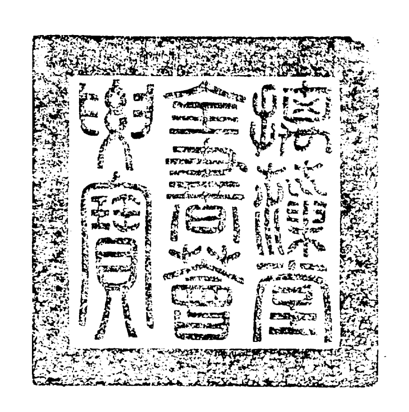
莒弑其君庶其

弑其君者太子僕也曷為不書僕弑僕見黜而因國以弑其君以其寶玉來奔故不以賊赴也其不日以別於輔國大臣之弑君而稱國者也

據晉弑其君州蒲書日



春秋集傳卷七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孔廣材